

夜读偶记

故乡是永远的方向

读陆梅《再见，婆婆纳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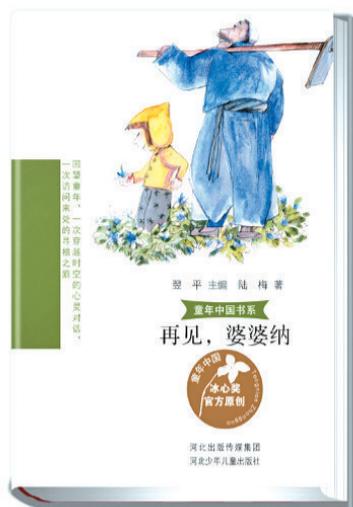
| 陈建琪 文 |

著名作家陆梅的散文恬淡、细腻。早在很多年前，陆梅的人物随笔集《谁在畅销》在上海思考乐书店进行分享时，就以她独有的才情、清丽的气质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倾心。因为工作关系，陆梅常常接触文学大家，况且，上海这座文化大都市，就生活着许多文学前辈、文学大师。陆梅在这样良好的文化氛围中，如鱼得水。

《再见，婆婆纳》是陆梅诸多优秀作品中的一部。在书的前言里，她就开宗明义，要尝试着放下虚构，老老实实从自己的家乡出发，怀揣一个心灵的故乡，以散文的心情追一追故乡。似乎只有如此，方可了却她那纠结于内心的不安。

在这本散文集中，陆梅只书写了三个大篇：“我和爷爷的战争”“一日看尽清明花”“相逢一个个童年”。陆梅的故乡在上海松江车墩镇，古时候的松江一直隶属江苏，直到1958年才划归上海管辖。她的这本散文集的命名，就用了家乡的一种常见植物婆婆纳。婆婆纳开花时，蓝色的小花星星点点，低调而不张扬。

陆梅的散文创作，始终和小说创作相并行。近几年来，她的散文创作更趋丰富，散文艺术日臻成熟。在《我和爷爷的战争》《一日看尽清明花》里，我们可以见到她苦心孤诣的追索，生动又天真、柔软又坚硬。我惊讶于陆梅对生死的看淡，她是如此超脱，对死亡的表述，表现得既深情又无奈。她把人的生与死，就看作一河之隔，此岸至彼岸。对于这样的袒露，内心这样的笃定，这在当代女性作家中是不多见的。她眼看



爷爷的坟头与铁道贴得非常相近，日日隆隆的火车声，怕惊扰了她在此长眠的爷爷，她的内心是多么的伤感与疼痛。写这样的文字，陆梅有一种情感的欲罢不能。她的另一眼看着生命力旺盛的阿拉伯婆婆纳长满了田间、坡地、山岗、坟头，婆婆纳云母般闪烁的蓝光，就像爷爷不息的灵魂，陆梅的心情又是另一番景象了。她把浓情的文字建立在心灵对自然细微的观照上，体贴入微，情致委婉。她如素描，态度从容，用质朴无华、人间至情的文字，面对读者，面对自我。

陆梅散文最能打动人的地方，就在于她的事不雕琢的真情。这在她的散文里随处可见。以《相逢一个个童年》《故乡的三里桥》为例，她就是用非常自然平白语言进行叙说：“其实三里桥一

直在我的脑海里，再怎么闭上眼，我都能勾勒出它的模样，之所以如此执着地去想，是因为心底有一份牵挂。”这牵挂长长的，宛如小镇老街那神秘的幽深小巷。三里桥是陆梅少年时代去学校的必经之路。她喜欢故乡三里桥的朴素宁静，黛色的石桥、曲折的溪流，还有幽青的蔷薇。读着这样抒情的文字，只觉得一股清灵之气，跃然纸上，让人感受到无处不在的优美和深沉。

陆梅对故乡的深情，还体现在她对故乡植物的书写。她沐浴在花香里，她的草叶记、沿途的花事、水仙和故人、戴河之灯都是她对故乡一花一草的怀想。在众多的花草中，陆梅对莲花情有独钟，她喜欢莲花的四德：一香、二净、三柔软、四可爱。荷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。酒醉人身，花醉人魂。陆梅文字中的这些植物，呈现了另一种精美的意象，有着丰富的内涵，极易引起读者的联想与回味，不管是清香的荷，或是穿过树丛的藤蔓，都会让读者心中充满生命的张力，唤起读者对生命的敬惜之情。

故乡的亲人、故人、老桥、花草都使她魂牵梦绕。紫云花是她与姐姐的弥合剂，乡间的紫苏、马兰、枸杞、野菊花都会勾起她对母亲的思念。在陆梅心里，故乡是地理的、也是精神的，是身体的、也是心灵的。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并不能直接等同心灵里的故乡。故乡是永远的方向，故乡永远是书写者的文学圣地。

《再见，婆婆纳》，陆梅 著，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，定价：25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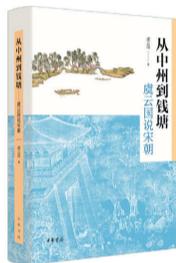
上架新书

徐英瑾著
《人工智能哲学十五讲》
北京大学出版社 65元



本书从与人工智能紧密相关的哲学问题入手，关注如下话题：强人工智能是否可能；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争论对于人工智能的影响；日本及欧盟在人工智能发展历程中的哲学教训；航空器自动驾驶背后的哲学难题；军用机器人的伦理是非；儒家与人工智能等。

虞云国著
《从中州到钱塘·虞云国说宋朝》
中华书局 68元



著者大笔勾勒两宋大势，生动摹写人物影像，深入解读文化现象，高屋建瓴地纵论贯通宋代的大论题，带领读者走近两宋兴亡盛衰的历史现场。

张远山著
《寓言的密码：先秦诸子读法》
北京出版社 68元



作品梳理了先秦时代的道家、儒家、法家、墨家、名家等主要思想流派，以寓言为切入点，破译其编码和初义，解析其如何成为中国思想的精神源代码。

花城出版社 66元
《[日]村上春树著，焘伊译》
《第一人名单数》



这部新作很容易被读者误认为来自村上春树自己的真实经历，事实上他在里面也似乎刻意制造这种幻觉，比如提到读者以为他提供的是常规啤酒式作品，却最后拿出了“黑啤酒”而感到抱歉。更刻意的还是这些短篇中植入的欧美音乐元素，借助不断闪现的曲名串联起人物命运的起伏变化，或许这也是为什么《纽约客》偏好刊登这几个短篇的原因所在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

品书录

八角红楼里的青春回想

| 孙旭诞 文 |

日前，有幸读到我的老师华家炫等编的《八角红楼的记忆——无锡市一中老三届纪念校庆一百周年文集》，手拂过照片中这些1966、1967、1968年的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，读着他们五十年前在锡惠山旁、八角红楼下勤学苦读的青春往事，以及下放苏北做知青的深沉回忆，不时掩卷思索。老三届这一代人，因为历史原因，大多数人未能进一步升学就匆匆踏上社会，泯然于众；也有一些人，于历史沉浮中或另有机缘，或持心守正，终在各自领域中取得一番成就。

读书时自有一派盎然意趣。我一直很好奇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无锡城厢里外人们的真实生活世相，在陈友鹤的《回想当年上学路》一文中，于字里行间或有所得。陈同学家住北栅口，每天到市一中走读：

“从家里到学校有两条路，一条是走江阴巷经胜利门过西门桥到市一中，全程走着马路到学校；另一条则是半程中要经过大运河乘渡船从五里新村到一中。坐渡船比走马路要少绕道。早上上学为省时间，一般都乘摆渡船。从家里到渡口要走前蔡墅巷经九中穿过接官亭弄……接官亭弄附近是前后蔡家弄，有几座深宅大院藏身其间，多有书香文脉人家，班上的陈德新、顾自強两同学也住在巷中。每每走过，看着饰有砖雕的高墙门楣，便对粉墙内的人家

泛起翩翩浮想，有好奇，抑或羡慕。”

从文中能看出，一中学生因家庭出身和所住地域，走读住读，天然分层分圈，这是一个社会学研究的很好选题。陈友鹤文采很好，文末动情追忆，“前些日子，拉着妻子一起重走了一遍当年去一中的上学路，凭着依稀的记忆，摸索着一路寻访。除了当年熟悉的路名和零星的老建筑，那些老街旧巷在近几年的老城改造中，拆得所剩无几。路变了，景变了，唯有那八角楼依然容貌焕然，昂立在梧桐环抱的绿树荫中，奕奕如初，与新运河对面的锡山龙光塔凝神相望。”50年来，熟悉的街巷渐渐拆没，重建的楼宇道桥，面熟又陌生。只有见到锡山龙光塔、一中八角楼这两个巍然如初的地标建筑时，才令陈友鹤们侧目凝望良久，这是他们心中的永恒的繁华胜地。

一中老三届中，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位人物，无疑就是陈有根。陈有根可算是那个时代的学生思想者，出身工人家庭，因时际会被提拔为校团委副书记，在那个特殊时期贴出批判一中党支部书记范为霖的大字报。此人后来命运颇为坎坷，知青下放时期第一批离开无锡，插队老解放区滨海县五汛公社。陈有根学生时期，学习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后，到市郊夏家边和马山农村调查，发现农村同学家里很是贫苦。到了苏北后，发现盐阜老解放区百姓的贫

穷程度远超无锡夏家边和马山，“冬天有的社员的家里只有一套寒衣供出工者穿，其他的都只能挤在所谓的‘床’上取暖”。和陈有根一同下乡的同学陈景韩在文中写道：陈有根在那段时间里，想得最多的是，如何让盐阜老解放区百姓早日脱离贫穷，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实际成效如何等等问题。陈有根显然是个行动派，为了帮助生产队脱贫，他鼓励知青组用安置费购买拖拉机来提高生产力。陈有根最终还是回城了，在中学当了一名政治老师，后又在无锡教育学院执教。

1988年，陈有根在母校同学聚会时，当众向学校老领导范为霖道歉。1995年，陈有根患病去世。“陈有根短暂的一生，学生时期内心就充满崇高的信仰，人生履历使他从虔诚到困惑，再到醒悟与痛苦，这其中的种种进程，引人深思。”陈景韩伤感痛惜道。

“经历风雪严寒的人们，最懂得春天的温暖”，华家炫老师在编后记中，以《追寻生命中的那份纯真》为题写道。今年，儿子也进入市一中读高一，我现在把这本文集交给儿子保存，正切合了市一中老三届校友为编此文集征稿的公开信中的一句话：

“传给后代，让孩子了解你奋发向上的青春岁月。”

这本文集存在的意义，也许就在这里。